

概述林埭历史上的六位女诗人

■ 陆伯鑫

林埭地处吕之东南，虽地仅一隅，途非四达。但自古人文荟萃，文化积淀厚重。明至清，境内考中举人70多人，内有中进士者37人。在数百年科举考试中，乔梓并茂者有之，棣萼联芳者有之。他们为官后或身居庙堂，或服务于地方，闲暇之余大都会吟诵诗词，以寄旷怀。

还有一大批世家大族子弟和躬耕陇亩的村夫，或教授乡间，或久居村落，也大多以吟诵诗词为乐，特别是在清初沈皞日、沈岸登叔侄开创的“浙西词派”影响下，诗词创作日益繁荣，村落间处处弥漫着诗的风气。在林埭这块处处充满诗意的土地上，一大批诗人横空出世。据史书记载：长期在此理发的剃头匠，耳濡目染，也学会吟诗；海盐人张炎在此以卖饼为生，偶尔有好诗句便从私塾中借纸笔记下以防遗忘，而饼子被小儿拿走也全然不顾。

诗人们用灵巧的笔尖，将一生的情怀、理想志向抱负都流向花笺，给后人留下了一大笔精神财富。据统计，历史上有100余位诗人曾留下了300余卷诗词大作。至今，在上海图书馆、平湖市图书馆仍有他们的诗作保存，供后人欣赏阅读。

在众多诗人中，也有六位才媛，他们久居闺中，而才识不让须眉。他们的诗作同样受世人喜爱。阅读她们的作品，感觉她们的笔触比男诗人更细腻，感情更丰富，思想更深邃。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禁锢下，她们的精神和才识显得更加可贵，她们是晨空中寥若的星辰，至今依然闪烁。

时至今日，数百年过去了，她们的诗作与成就以及她们当时的身世及后裔信息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近年来，在搜集、整理历史人文资料时，我积累并了解到她们当年的一些生活线索，为出于对这六位才媛的好奇和敬重，现将她们的人生经历介绍给读者诸君。她们是清顺治、康熙年间的屠范佩，康熙时的朱衣珍、陆素心，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倪梦庚，嘉庆年间的陆彬、陆荷清。

屠范佩，字瑶芳。清顺治、康熙时人，出生地林埭镇新村村屠家栅自然村。生于名门望族，屠氏是屠曾的裔孙女。屠氏自屠勋入仕后，族中簪缨不绝。家中设有私塾，族中子弟及女童均在此读书，故屠氏族中女人大多知书达理，精通文墨。屠范佩不但能握笔作文，还能吟诗填词。

长大后嫁入平湖望族孙曾楠子孙渭璜，屠范佩与婆婆黄德贞（字月辉），小姑孙兰媛（字介晚），孙惠媛（字静晚），俱能作诗填词。在充满文气息的家庭里，每日与婆婆小姑切磋诗作，其乐融融，故使屠范佩的诗词创作艺术日益长进。她学习并继承了婆婆黄德贞诗词的艺术风格，故特别擅长填词并作小令。

屠范佩著有《咽露吟》《钿奁遗咏》，府《许志·才媛传》对她有“工小词，情思婉约，不让乃姑”的评价。几百年来，她的诗作都已散佚，故传世的作品不多，但从她以下两首诗词作品，仍能看出她对事物细心独到的观察和婉约细腻的笔触。

《观沈氏诸姬演剧》
梨园喜见属红妆，三五婷婷出洞房；
檀口莺声歌细细，柳枝蝶态舞锵锵；
冠簪雅步参军度，粉墨涂颜艳父行；
底事酒阑人未散，月明照彻锦衣裳。

《南歌子·夏景》
待月调莺槛，乘风斗鸭栏。妆成茉莉与珠兰。
簪向鬓边香发，扑冰纨。
她的诗作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故而有多首词被《全清词·顺康卷》收录。

屠范佩歿后，她的两位小姑兰媛与惠媛曾作词纪念嫂嫂。兰媛作《绾罗香·读弟姒屠瑶芳遗稿》：

句锁鸾魂，吟勾蝶梦，珍重春风遗什。愁染孙郎，情对残编鸣咽。每怜锦断共烟迥，更惜香销同泪滴。叹回文，未谗鸳鸯，风丝几寸愁肠织。当初分韵跋烛，多半闲情，如今嗟何及。黯黯湘灵，我欲呼来斯集。细寻绎，绮思幽情，只令人，徒添恹恹。叹无穷，天地古今，加几行妙墨。

惠媛作《春云怨·悼弟姒屠瑶芳》：
酸风惨咽，叹比角朝暮，将人轻撇。燕默湘帘莺啼，衣桁记闲情往日。跋烛题诗，拈花寻句，倚遍栏干坠条脱。金鸭香消，玉炉篆冷，不见桃花颊。恹恹瘦骨春三月，任参苓同效，都金空花。绿绮依然挂东壁。妆阁凄凉，白发伤心，泪凝然结。潘岳神伤，晦明风雨，谁复吟红罗碧。

朱衣珍，（？-1790），字也点。嫁与双庙银杏村陆家浜自然村陆锦雯（字梦求）为续弦。陆锦雯，诸生。科举失意，性淡泊，在家设塾授徒，过闲散生活。他自称“……闻郊外碌碌桔槔声。转幸无负郭田，劳我手足。生平无他著作，遇春花秋月，间作吟咏，只自其性情，喜作书，家无法帖，随笔所之，非曹非唐，不知所自，以是优游岐曲，与草木同其居，与鸟兽同其游，无荣无辱，不劳不忧……”他与原配所生一女，即陆素心，可惜素心九岁丧母，陆锦雯继娶继室朱衣珍，朱衣珍博学多才，视素心为己出，在塾中除亲自授徒教学外，教素心学诗作文。她喜吟咏，有诗集《树蓂小草》。《续携李诗系》引女婿徐雄飞语：“外姑随夫高蹈，居东湖之银杏村，设乡塾为童子师，与亡妻素心闭门倡和，三句九日，乐而忘贫。庚戌（1790）元日，赋诗得‘明月清风常作伴，苍松翠竹自成家’之句，笑曰‘此鬼语也。’”是年果歿。

朱衣珍存世作品不多，现见于清阮元的《两浙輶轩录补遗》所收集的《村居寄怀》《冬望》两首与《国朝闻秀诗“柳絮集”校补》中《述怀》一首。

《村居寄怀》
寂历荒村昼掩扉，柳条如线覆鱼矶。
闲搜画簷蒲户长，手卷珠帘燕子归。
棠棣有怀怀尺素，棘薪无计报春晖。
盈盈一水愁难越，怅望东城泪湿衣。

《冬望》
孤村茅屋小于舟，芦荻花稀水不流。
弥望寒云无欲雪，雁声历乱下汀洲。

《述怀》
绿树成荫花渐稀，小窗已暖换单衣。
年华迟暮添惆怅，不为清贫减带围。

朱衣珍与陆锦雯生一子，取名陆朱云（字云骏），光绪《平湖县志·孝友》记载他“事父母孝，自幼能先意承志，为里党所称道。父病重时，刲其臂和药引进，创过深，数月亦殁，年二十四。”

陆素心（？-1798）字孟兰，号兰垞，双庙银杏村陆锦雯女。九岁丧母，由继母朱衣珍鞠育长成，教其诗文，及长，帮助父亲与继母在塾中教学，闲暇时喜，吟诗填词。她的诗词作品“规矩三唐，气韵清逸，间作小赋，亦雅丽可诵。”素心长大后，嫁与武康徐雄飞。徐雄飞，十九岁携母来平湖，初在位于新村村柳庄桥南五十步的柳溪庵设馆授徒，因乏资，居住在共和村北十二房宅基的书生陆荫惠敬其诗名，以师资之助。素心父爱雄飞文才，便将素心许配。不久雄飞被褚泾（今韩家庙）邵家所邀担任塾师，后又到乍浦任观海书院山长。嘉庆九年（1804）举人，诗文学识深得学使阮文达器重。素心虽随夫颠沛，苦度光阴。但夫妻俩意气相投对吟诗填词喜好不弃，乐而忘贫。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将平时所累积的诗词作品编为《碧云轩诗钞》三卷，并卖掉心爱之物玉搔头作为出版费用，父亲陆锦雯也为爱女的诗集作序：“长女素心，九岁丧母，予继室朱氏（衣珍），授以《孝经》《论语》及《毛诗传》，比长皆略通其义，尝录唐宋元明诗为数册，手自丹墨，穷日夜不倦。其所吟咏，亦时有新意，积岁既久，有《碧云轩诗》三卷，王子春（1792），徐婿雄飞录其清远有神韵者数十首，付诸梓，夫妇人虽不以诗重，有能发乎情，止乎义礼，温柔敦厚而不愚者，固采用之人所不废也。吾女由此进，穷其所以，然弗以是为女红之余焉可。”

陆素心亡故十七年后的嘉庆二十年（1815），儿子金镜年已二十，给母亲与继母陆荷清的诗编为《唐韵楼诗草》付梓。为表达对亡母怀念，还特为此书作跋。他写道：“先妣自背时，金镜年甫三岁，不复记忆言语动作，惟口授唐人小诗数首，犹成诵不忘。及长，检阅篋篋，见所著《婴兰馆诗》二巨册及八韵小赋十余首，勾乙涂改，手泽如新，尝欲录为净本，乞家君寿诸梨枣，以困于衣食未果也。《碧云轩诗》一卷，多半待字时所作，结褵后鬻其玉搔头，雕板平湖，为远近所称许，一时选辑，若《名媛绣针集》《撷芳续集》《两浙輶轩录》《群雅集》《闺阁同音集》诸书，皆采录多篇，稍述梗概。顾原版散佚，不能授墨，家君命金镜重录付梓。金镜襁褓失恃，欲达母德而无由，徒从从残遗稿中想像声音笑貌，而又不能尽搜所撰，毕传于世。校录是卷，不禁罔极之悲也……”

陆素心的诗虽存世的不多，但她的诗仿佛处处流露她的心声，她的诗感情细腻，表达委婉，皆清心可咏。如在病中写《养病》：

懒向菱花理鬓丝，病中憔悴旧容姿。
空庭寂寞梧桐老，细雨黄昏独坐时。

又如丈夫徐熊飞明日将去武康老家，当晚，夫妻俩在淡淡的月下吟诗，素心对即将小别的丈夫那一份依恋不舍之情用诗作了充分的表达：

《雨雪庐对月》
纱窗寒月上，携手对清光。
一片庭前水，千家瓦上霜。
鹤声惊梦断，梅影入帘香。
明日离情远，相思各一方。

陆素心所传一首名金镜，字以人，号芸岷。道光八年（1822）举人，生子德源，亦喜诗词，著有《筠窗诗录》一卷，惜寿不永年，年仅十五岁亡故。

倪梦庚（1696-1771），字莲仙。群丰村倪家廊里族倪氏后裔，惠和女。据清道光《平湖支屠氏·世系志》记载：“梦庚嫁与屠家栅屠氏十八世孙屠杰，字肩仔，号历山。配倪氏，敦节孝，通文墨。”

倪梦庚命运跌宕坎坷，早年丧父，又失长子。但不丧其志，独自抚育幼子耀鳌，并送其平湖入泮。其间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乾隆十五年（1750）年底，时年五十四岁的她为生活而苦苦挣扎，不禁感叹生活艰难、人情冷暖与对亡夫的思念之情，吟诵了《庚午岁暮》诗一首：

倚闾怅望几伤神，强自敲冰洗釜尘；
穷断六亲无个影，病添二竖恰三人；
琴书积网悲君逝，风雨穿庐欺我贫；
腊尽应教回气候，寒冬先已报阳春。

读梦庚的诗，如见梦庚其人，一个被生活所迫很有才华的女诗人，形容憔悴，但仍对生活有着无限热爱，双眸中那不屈的眼神似乎就在眼前，虽然穷断六亲，风雨穿庐，又加病魔缠身，但她坚信寒冬定会过去，阳春总会到来。

梦庚凭借自己的才识，在私塾中授徒教学，白天充当塾师，晚上篝灯课读，纺纱织布，倦则吟诗自娱。清·张宪和编《当湖诗文选》。有《弹木棉花诗》：

缚竹若垂钩，张弓惊地开；
弦传流水响，人坐白云堆；
闭户防风入，飞花莫浪猜；
等闲菱镜照，霜鬓已相催。

通过短短一首小诗，能把旧时弹花的场景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名人宋咸在《熙熙冷谭》评价此诗：“前半清隽后半纯，用本色语，仿佛柏舟诗人之遗。”清·胡昌基在《石瓢山人诗话》云：“丙戌（1766）秋，屠君光风与予同入泮，自言其母冰蘖抚孤，经书皆出其口，篝灯夜课，机杼之声与书声相应，夜分稍倦，辄以吟咏继之，诗笔直率，不加脂粉，恰能自然。”

倪梦庚著有《梦庚集诗稿》《听松书屋存草》两部诗集至今已散佚，零星诗作散见于《当湖诗文逸》《续携李诗系》《乍浦集咏》《两浙輶轩录》。

生二子，长文炳（殇）；次耀鳌，字光风，配杨氏，生子二，长薇簪，次维镛，子孙绵绵有继。

陆彬（1793-1820），字莲舫，诸生陆廷璋女，自幼聪慧，父授以经传诗文，能晓大旨。所作五、七言小诗，皆清新可喜。陆彬自幼家贫，平时靠父亲塾师收入维持家计，父亲歿时，陆彬尚未长成，伤心哀号落下残疾。稍长，帮母亲针铙以助生计。

二十五岁那年，嫁与徐铎。徐铎，字云汇，号芸赠。（今陈匠村徐家宅基人，徐光灿侄孙），清嘉庆时诸生。家境贫困，但工于诗文，有《铁匏楼诗》二卷。同里名士说他“丰于才，蹇于遇，饥驱出门，所之辄穷，闻者嗤之，君顾自若也。方其衣食奔走之余，幽忧怊傺，拂衣起舞，有不可一世之慨，而不能喻之于怀，往往托之歌咏，然旋作旋弃，间有存者，秘不示人，故人但知其穷，而不知其工于诗也者。”徐铎也说自己“余自童稚，囿于举年，嗣为饥驱，风尘转徙……自愧半生坎壤，一艺难名。”

陆彬的娘家与夫家虽生活贫困，但对诗词创作仍痴心着迷。她的诗作多和平渊雅之音，如她在出嫁时写的《移居日留别汝楼》：

临别依依恋旧枝，堂开双桂剧堪悲；
不知此后妆台侧，谁更添香读楚词。

诗中流露出对闺房的留恋和对离开娘家的伤感。结婚虽只有短暂的两年，面对生活困苦，衣食不继，仍夫妻恩爱情笃，在那首《闲居》诗中写道：

横桥流水景清幽，倚槛停针著远眸；
绕郭绿杨千万树，和烟和雨入危楼。

诗中对丈夫出门在外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结婚两年，女诗人因宿疾离世，临歿，把诗作《评花问月楼诗钞》焚毁，说这是幼时为取悦母亲偶尔所作。正在焚烧时，丈夫正巧进入房中，将来不及烧尽的残稿取出。后编入《评花问月楼诗烬》。

堂兄陆锡谟在序言中写道：“此予从妹蓬荫遗稿也，小窗雪霁，循讽再三，不胜悲怆。妹自幼聪慧，伯父桐庵先生极爱怜之，授以经传诗文，能晓大旨。时伯父课弟于怀蓼轩，予常至轩中，起居外，与诸弟论学，妹时垂髻，就予询《左传》凡例若干条，为一一指示……未几，伯父游道山，妹竟毁成疾。比长，侍母事针铙以佐饔飧。迨归徐君云汇，昧旦鸡鸣，不忘相警，信其泽于经训者深也。越二载，遽以宿疾去世。云汇搜其遗草，已于病中焚弃殆尽，仅于废字篋中检得碎笺，汇录成卷……”

诗人的早逝，吕内外诗人都叹息，在《评花问月楼诗烬》付梓时，名士冯静庵（嘉宥）为其写了序言，还有十多位名人为此题辞和作挽诗，表达对女诗人的无限思念。诗集现藏上海图书馆。

陆荷清，字孟贞。陆素心堂妹，七岁丧母，由父亲陆宗莲鞠养长成，陆宗莲任孝丰教谕，荷清随父赴任。她秉性淑静，擅作文吟诵诗词，韵语之外，兼工制艺，与素心齐名，时称“女中二陆”。因择配谨严，年过三十而未婚配。待素心歿后，姨甥金镜年幼，为抚育外甥，叔父陆锦雯便将她许配给女婿徐雄飞为继室。在抚育甥儿金镜时，还担任塾师以补家用。虽为姐夫续弦，夫妻俩倒也意气相仿，互相吟诵，乐而忘贫。著有《唐韵楼诗钞》一卷。嘉庆二十年（1815），由子金镜选定出版。金镜在为该书作跋时说：“继母来归，金镜年甫才十四，视之无异已出，先妣在时，尝与往来倡和，因请所藏篇录得什一，并梓而存之。”荷清的弟敦伦也为堂姐的诗集作序：“家姐七岁失恃，先叔父躬亲鞠育，授以经书韵语，稍长工制艺，兼善吟咏，后随侍孝丰官舍。叔父年老，倦于笔墨，所有应酬诗句，多半姐代为之。及归，室如悬磬，乃聚徒为女塾师，佣书卖绣以自给，间有所作，辄藏之其稿，不以示人。今年春，徐甥芸岷将重镌《碧云轩诗》，力请发篋，录得数十首，并付剞劂。予观闺阁中雕华艳丽之作，其人大多席丰履厚，粉饰其词以诳世，故往往为识真者所弃。若姐则生贫家，归贫士，一字一韵，皆得之中馈针管之余，非有所为而为者焉，其言也诚，则其传之必永，可信也。”

陆荷清的诗词艺术与素心相仿外，由于女诗人自幼随父宦游各地，接触的人物众多，与当时时政了解得也多，故她的视野开阔，艺术表达也与其他女诗人不同，诗中除吟诵风物，表达个人情感外，无论对史实、对人物、对事件、与对不同人物的唱和诗中，都有其独特的情感表述，如她读《明史》，对明代万历皇帝时，为储立太子而宫内发生的“梃击案”作的五言乐府诗，就明确表达了满朝大臣对该事件的漠视，和万历皇帝因宠幸妃子而不想追究事件制造者的糊涂思想给予抨击；《咏：“明史”三案小乐府“梃击”》
持挺争门日，分柙下洛年。
群臣休浪语，天子证风颠。

又如《红丸》
欲得回生术，仙丹别有方。
君王凭玉几，不遣侍臣尝。

诗中把皇帝为求长生不老仙丹而被方士所骗，服后丧命的愚蠢事无情地给予嘲讽。她与丈夫的婚姻虽是续弦，但她当丈夫外出未归，用诗词将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写得入木三分，又婉转动情；《浪淘沙·寄外》

天气十分晴，几个峰青，一双燕子逐风轻。池上杨花飞不定，化作浮萍。独立勿愁生，脉脉伤情，春光容易过清明。天未征人刚入梦，又听莺啼。

以上六位女诗人中除屠范佩嫁入股户孙家，其余五位都出于贫困之家，她们虽生活清贫，但对诗词艺术的爱好成了毕生的追求，她们以诗词寄托情感，用诗词记录生活、记录时代。虽然她们离我们久远，她们的名字或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她们的诗词作品，是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将她们铭记。

平湖习俗·文娱俗

花鼓戏

平湖花鼓戏，又称西乡花鼓戏，形成于清乾隆年间，盛行于19世纪中叶，是流行于平湖、松江一带的民间戏曲。关于平湖花鼓戏，有这样一段唱词：

花鼓戏，有名气，出身本是平湖地。
花农采花时间长，想出花头唱两句。
你一句来我一句，自娱自乐花田里。
时间一长变成戏，走出田里上街去。
一敲一拉唱得响，名称就叫立白地。
全塘唱到城里去，为了谋生踏生地。
走上舞台成为戏，名字就叫花鼓戏。

从这一段唱词就可以看出，花鼓戏是在平湖全塘棉花种植区产生的，因此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俗话说“后生不看花鼓戏，老来死在甘棵里”，说明花鼓戏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花鼓戏的演唱形式分上手、下手（也称男口、女口），琴师、鼓板都会轮流起角色演唱。演员化妆简便，一般穿便装，如需戏服要提前向人家借，舞台装置也很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边拉琴，一边敲鼓板。在农村演出大都用稻桶与门板搭成戏台，台中挂一张竹席当天幕布景，集镇上演出一般进茶馆场子。

花鼓戏用平湖方言演唱，有“春台”和“秋台”两个旺季，除在本县乡村演出外，还到松江、青浦、金山、嘉兴、嘉善以及杭州松木场等地演出。

花鼓戏曲目分为中篇和短篇，传统曲目有近百个。从声腔和剧目来看，初期为民间小调和牌子曲演唱的生活小戏，通常边歌边舞，如《打鸟》《盘花》《送表妹》《看相》等。后来，“打锣腔”与“川调”传入，逐渐出现故事性强的民间传说题材剧目。打锣腔的主要剧目有《清风亭》《芦林会》《八百里洞庭》《雪梅教子》等，川调的主要剧目有《刘海戏金蟾》《鞭打芦花》《张广达上寿》《赶子上路》等。花鼓戏的曲调有长腔、绣腔、凤凰头、凤凰尾等30来个。

19世纪中叶以后的半个世纪是花鼓戏的盛行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花鼓戏艺人，传统的花鼓戏也得到了改良。改良后的新戏丰富了素材内容、服装唱腔，妥善处理了人物与形象、流派与韵味、声与情等方面的关系，更具通俗与现代的特色，获得了一致好评。

十二花神舞

十二花神舞是在农历春节期间，为了祈祷丰年而进行的一种祭祀舞蹈，是平湖特有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这一舞蹈以农历12个月份的代表性花卉为主题，巧妙融合了自然之美与人文情怀。

十二花神，即一月梅花俏不争春，二月杏花春雨江南，三月桃花含笑春风，四月牡丹国色天香，五月石榴花火红热烈，六月荷花泥藕不滓，七月紫薇花繁盛似锦，八月桂花香飘十里，九月菊花傲霜独立，十月芙蓉花清丽脱俗，十一月水仙花凌波微步，十二月蜡梅花凌霜斗雪。

舞者们用手托起这12种花卉的精美道具，化身为花神，在锣鼓伴奏声中翩然起舞。舞蹈动作设计精妙，融合了快步的轻盈、慢舞的柔美、旋转的飘逸与跳跃的活力，极有韵味。

十二花神舞表演团队一般不少于12人，可按需增加，男女搭配最佳，这样的组合不仅丰富了舞蹈的队形变化，也增添了视觉上的和谐与美感。1991年全塘镇的十二花神舞，就曾以40人的庞大阵容亮相平湖撤县设市广场民间舞蹈演出，场面更为热闹喜庆。

1998年，十二花神舞又有了新的创意。花神道具被巧妙地设计成头花，佩戴于舞者头上，这一改变不仅让舞者得以双手自由起舞，增强了表演的流畅性与观赏性，还赋予了舞蹈更多的时代感与新鲜感。在当年的平湖西瓜灯节民间行街表演中，这一版的十二花神舞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打莲湘

平湖钟埭过去地荒人稀，后来各个地方的人来此垦荒度日、安居乐业，民间打莲湘也由此流入钟埭，成为喜庆佳节或庙会中的一项娱乐活动，以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民间打莲湘有20多种节奏打法，分成上下左右，动作优美，轻松活泼，适用于舞台与广场演出。向上敲打以手拍为主，音质清脆，动作整齐，向左右以敲击为主，人体形态变化优美；向下以撞击为主，整个过程始终贯穿着明快的主旋律。由于有着24个响片的道具作伴奏，音色爽朗，富有质感，跳跃性强，有利于激起欢快情绪。民间莲湘节奏，步调合成一体，边打边跳边走，步子一般为四方步，是民间特有的艺术形式。打莲湘的演员少则一二人，多则几十甚至几百人，场面热闹，气氛欢快。如在宽阔场地演出，气势愈加雄壮。

民间打莲湘的道具制作与表现形式，都体现了农耕文化的鲜明特色。道具制作极为简单，一般选一根小竹子，截成约1.2米长，代表一年有12个月，两头挖4个孔，代表一年有四季，放入24个铜钹或响片，代表一年有二十四节气，再刷上红白色油漆，两头绕上红绸，即成了莲湘棒。民间打莲湘的伴奏乐器与曲调有很多种，乐器如二胡、笛子、锣鼓等，曲调可用流传在民间的“春调”，需要演员边跳边唱。如今，电声乐队的伴奏也使用到打莲湘中，体现出了时代的气息。

（供稿：张玉观）